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纂疏卷一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孟子纂疏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句序説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説字子輿○趙氏名岐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愚案鄒在漢魯國騶縣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文集曰孔叢子雖僞書然與趙岐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之○輔氏曰子思之門

人無有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藴奥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中豈無見而知之者哉趙氏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

道既通

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輔氏曰趙氏但引詩書而云爾非能有見於孟子之道也至於程子知易知春秋之說則皆以其言而得之非真有見於孟子之心與道者不能也五經雖異其理則一其時又去孔子未遠孟子必皆一一理會得透徹

又何有長短於其間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它據又未知孰是也○輔氏曰詳攷朱子之說則當以史記古史為正伐燕實湣王時事恐是後世傳寫誤以湣作宣耳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輔氏曰此是太史公所見略與韓子論其所傳相似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案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唐鄧州人○文集曰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註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註曰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況楚蘭陵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文集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文集曰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他

論性處說只是泛說其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韓子只是說那一邊然以這邊觀之則湊不著故覺得為非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語錄曰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

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曰惆
大是就渾淪處説博是就該貫處説否曰韓子亦未
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是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
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輔氏曰韓子
但言孔門諸子唯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
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
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内者深篤確實觀其
啟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
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
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
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輔氏曰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言也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知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圭角見處故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輔氏曰或疑二字當作二事言仁義養氣自是二事言二字則包不盡矣曰不然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者蓋總言仁義養氣二事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則又專指養氣言也蓋夫子只說一箇立人之道曰仁義而已孟子則開口便說仁義如對梁惠王與宋牼可見義氣二字則又發夫子之所未發使夫氣質剛柔之不齊者皆無有巽懦怯弱之態勇猛奮發於道義而各得以充滿夫仁義之量其功多矣○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輔氏曰孟子言

性善使天下之人資質之美者聞之必求其所以善而復其本資質之不善者聞之則亦庶乎知所以自反而不流於惡此其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輔氏曰孟子之學已到聖處見得透徹所以發明得出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聖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子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

○又曰孟子有些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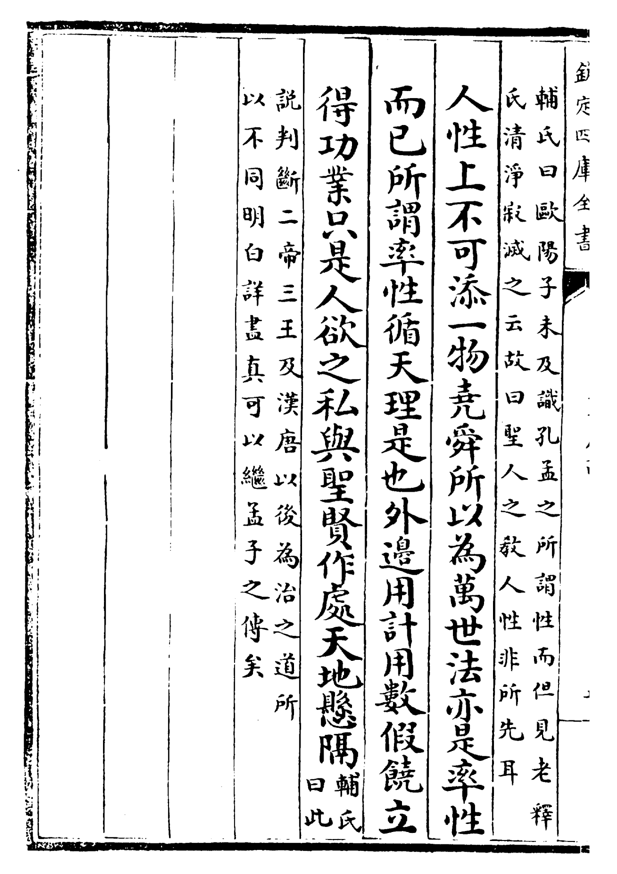
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便渾厚不同顔子去聖人只豪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然在學者分上則不必論此學要變化氣質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雖是好氣質若銷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故於義理甚害事也若顔子之質雖甚剛明然其學力到後便自渾厚不同其去聖人只隔一膜故可為聖人之亞而孟子地位又為其次也○又曰冰與水精及玉之比固

自精切然却只以言語論之何也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藴矣玉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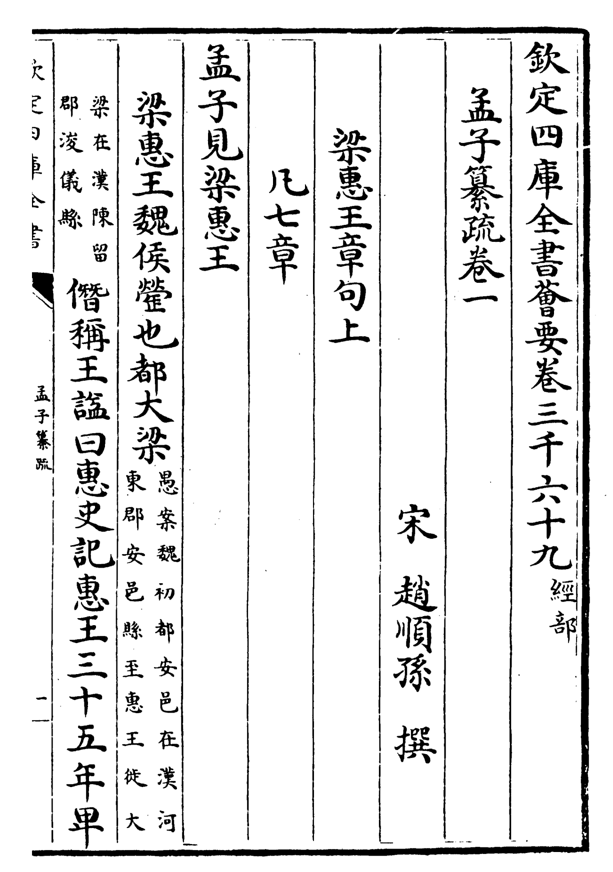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倒置何邪曰此語亦非無理但文意不全如有病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輔氏發明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甚說得孟子意而又可以使學者知為學之要至論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則其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後又說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却自說得好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此說尤精心者性之郛郭心不得其正則性亦不得其正矣必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循其自然之則而不失其正然後吾之性本然純粹至善可見矣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永叔名脩廬陵人○



輔氏曰歐陽子未及識孔孟之所謂性而但見老釋氏清淨寂滅之云故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耳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說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真可以繼孟子之傳矣



孟子纂疏卷一

宋　趙順孫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愚案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

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畢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語錄曰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錯了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眞氏曰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於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語錄曰問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又曰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心之制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非是就在外之事說凡事之來其中皆有箇宜處便是義○又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又曰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判將去

若鋒與刀初未常相離也○又曰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者則在心也○又曰所謂事之宜方是指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陳氏曰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 眞氏曰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程子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 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愚謂古者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兵車一乘故周禮甸讀為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國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内周禮所謂都鄙也雖上公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家諸侯之國則畿外五等之封也大國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諸侯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輔氏曰此最說得人

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雖弒其君而盡奪之而其心猶有所不足也○真氏曰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止也於是簒弒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或問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

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或問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輔氏曰愛親者仁之實也故仁者必愛其親敬君者義之實也故義者必急其君急謂不後也蓋於義言之則莫急於君也

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蔡氏曰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之說不過推仁義中有自然之利耳非謂方為仁時便計不遺其親之利方為義時便計不後其君之利也○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人

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輔氏曰天以是理賦予於人而人則具是理於其心者也曰根者如草木之根於地也曰固有者又見其非可移彼以植此氣聚乎此則理命乎此未有此氣而先有此理也人人具足物物圓成故曰天理之公也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箇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

意來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詖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輔氏曰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蔡氏曰此發明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意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輔氏曰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蔡氏曰此發明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之意所謂豪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辯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氏名遷西漢龍門人

為太史令自號太史公○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闊而實切似淡泊而實有意味嗟嘆而言誠有以深發於人心學者最宜深玩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者正說得孟子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之意也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

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德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也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已則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愚案左傳云秦獲晉侯以歸乃

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詩傳曰庶民來作之不終日而成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詩傳曰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詩傳曰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詩傳曰臺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麀牝鹿也愚案鹿牡曰麚牝曰麀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愚謂攸所也鹿至易驚動不驚動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信之而弗疑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

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愚案此說出尚書大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

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内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

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愚謂此言鼓音之塞滿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

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輔氏曰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蓋在後世歲或歉於此而豐於彼則移民移粟固有所不可廢若夫先王之道所以制民之產豐年固使之仰事俯育而無憾又積三十年之耕而有九年之食則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其視區區移民移粟之事顧何足以為盡心而望民之多於鄰國哉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愚謂濁水不流之小坎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輔氏曰為治之初法制所以未大備者一則民生淳厖未用多為之防二則天下之事要非一

聖人之所能盡也天地自然之利謂五穀魚鼈材木之類撙節愛養之事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勑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愚謂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

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如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帛衣而肉食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愚謂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

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

無不受田之家矣愚謂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井地即井田也田有定分故無不受之家庠序皆學名也文集曰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

黥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輔氏曰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備見聖人之制作巳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大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輔氏曰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理貫於事事統於理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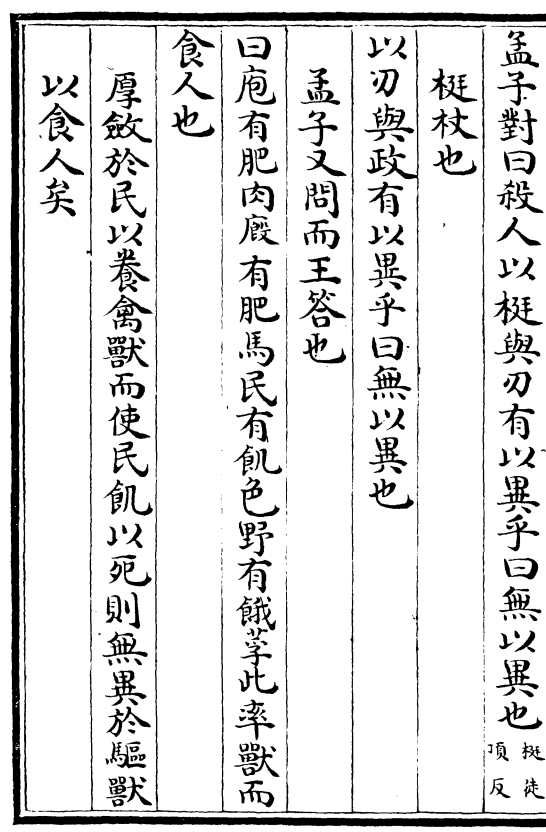
格知至則理事如一但言其事而理自無遺矣如孟子之論王道是也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文集曰問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否曰然○輔氏曰王者天下之義主云者在天下之義當以為主也春秋之時周室雖微而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則是於義猶以為主也故孔子以尊周為本至七國時天下已不復知有周則是人心

之義不以為主矣故孟子勸齊梁之君以行王道而王孔孟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然天命之改與未改亦視人心之向背而已人心猶知尊周之為義則是天命之未改也人心不復知有周則是天命之已改矣又況生民之塗炭已極仁者固不當坐視而莫之救此則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永嘉陳氏曰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為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為周武王孟子是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輔氏曰既着箇梁惠王曰字則已是分為兩章雖分為兩章然其實只是一時說話以梃與刃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皆所以重明殺人非兵與不可罪歲之意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惡謂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故孔子惡其

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輔氏曰李氏發明得最好雖大無道之君亦孰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猶一已之私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人心之所以為危也故孟子以為民父母告之為人上者必能體父母於其子頃刻不忘之心則庶幾其能盡保民之道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愚案魏斯者所謂文侯也與趙籍韓虔俱為晉大夫三分其地號曰三晉惠王文侯之孫故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與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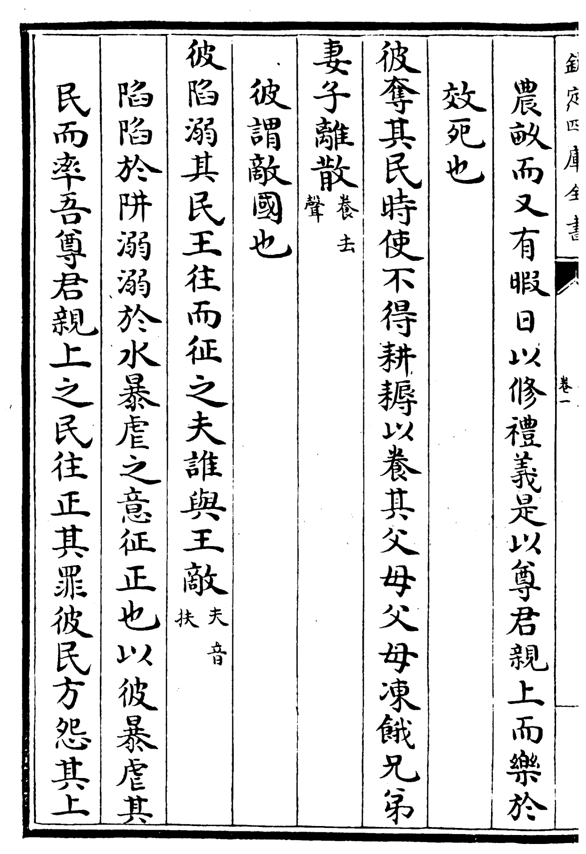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修為之哉易治也耨耘也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



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

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孔氏名文仲臨江人○輔氏曰怨有當報者亦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為耳忿懥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已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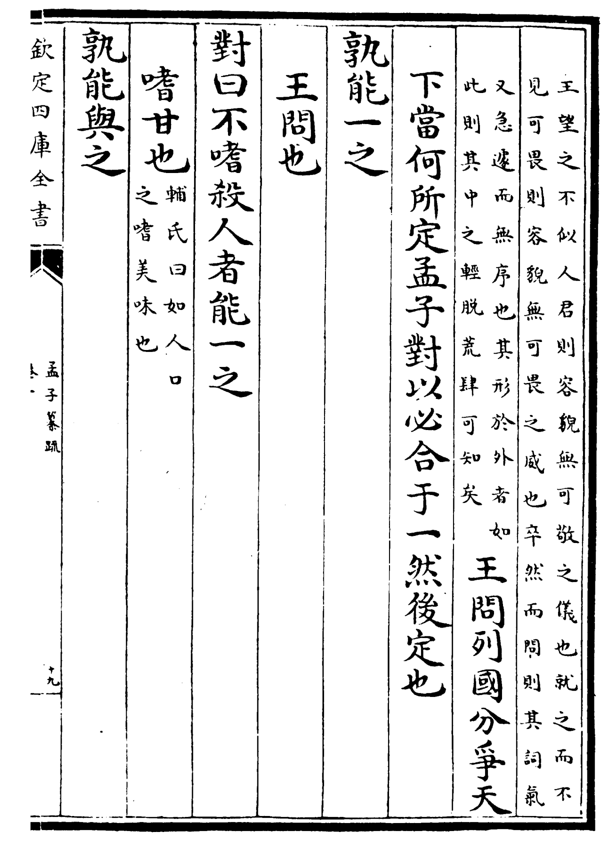
其所以自治者嚴矣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輔氏曰容貌詞氣形於外者德則存於中者形於外者則存於中者之符也襄



王望之不似人君則容貌無可敬之儀也就之而不見可畏則容貌無可畏之威也卒然而問則其詞氣又急遽而無序也其形於外者如此則其中之輕脫荒肆可知矣　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輔氏曰如人口之嗜美味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

然與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輔氏曰言此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離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朝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

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輔氏曰蘇氏所謂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者亦直據理而言之耳然唯知學者知其為實語也不然須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然後知之此亦窮理之一端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愚案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至田和始簒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輔氏曰孟子之說略董子之說詳故引以為說夫仲尼門人所學者大學之序所行者先難後獲之仁其心思念慮未甞到功利上自然無有道桓文之事者○真氏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以已

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或問王霸之辨曰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齊桓晋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有終始周旋之意言其愛護斯民始終無間斷周旋無遺闕○真氏曰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愚謂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禳却不祥也周禮云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

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閒而揠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以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没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天下哉

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輔氏曰使宣王而有學問之功知體察之要則因孟子之言反求而識其不忍之實矣亦何暇更辯百姓之言今宣王乃汲汲於百姓之譏是辯而但略及其所以不忍者以自解則是前日都不知講學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觧於百姓之言也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觧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而但以百姓之言為宜是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輔氏曰宣王既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告以雖有百姓之言而不爲害以解其心之所惑然後告以以羊易牛者是乃爲仁之術而亦吾心本然之善而宣王實不知也

術謂法之巧者語錄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人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宣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箇不忍之心則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此之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個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

此乃所謂術也○輔氏曰巧亦非穿鑿以為巧蓋隨物賦形逶迤曲折而得以遂吾此心之用爾○真氏曰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

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

輔氏曰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此乃事理膠轕之會而人之所難處者也苟或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則是天命有時而不流行也是以君子有貴於學問之功夫見牛則此心已發此心已發則不可遏其流行之體未見

羊則其理未形其理未形則無所妨理則心之所具者也理既未形而彼雖用之則在我者不覺故無所妨此即下文所謂君子之於禽獸其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者是也見聞不及則於我無妨矣無妨謂理事無礙也於此之時而能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義並行而不相悖是乃為仁之術也所謂法之巧者也宜王雖未嘗知學問然其所為能適其宜若此者蓋其良心之發偶無物欲之蔽而又習聞釁鍾之禮不可廢是以能暗合於義理也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

輔氏曰唯其生同而類異故其待禽獸與待人不同所謂用之以禮則如記所言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與天子無故歲三田之類皆是所謂

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則如宣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乃以羊易之孟子所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之類皆是然二者人固多由之而不自覺也

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厨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説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輔氏曰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而抽其端緒以告之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也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思之説以曉切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愚案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

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輔氏曰此與上文所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待之不同之説皆是從分金等子上説將來夫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而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

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真氏曰孟子為一羽與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輔氏曰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輔氏曰是心乃我之固有廣而充之在我而已如有耳目而自視自聽有手足而自執自行固不難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

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而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輔氏曰此與天之生物一本同意蓋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悌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

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輔氏曰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於家邦此蓋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能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愚謂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度丈尺也愚謂分寸尺丈引各以十累起

謂之五度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或問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而稱量何也曰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語錄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今王恩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詖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輔氏曰孟子雖引物資權度之說而請王稱量其心然又恐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舉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敵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

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觳觫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愚案秦跨有禹貢雍梁二州之地楚盡有荆州西接漢中北至汝南故皆為大國涖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輔氏曰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為而為之也計獲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

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䖍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常產可常生之業也常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輔氏曰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輔氏曰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僻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輔氏曰蓋亦反其本者言其當反本也則盍反其本者責其何不反本也其辭固有輕重矣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産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輔氏曰八口乃上次農夫言此者舉其次多者耳所謂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以告齊梁之君

者其說亦得其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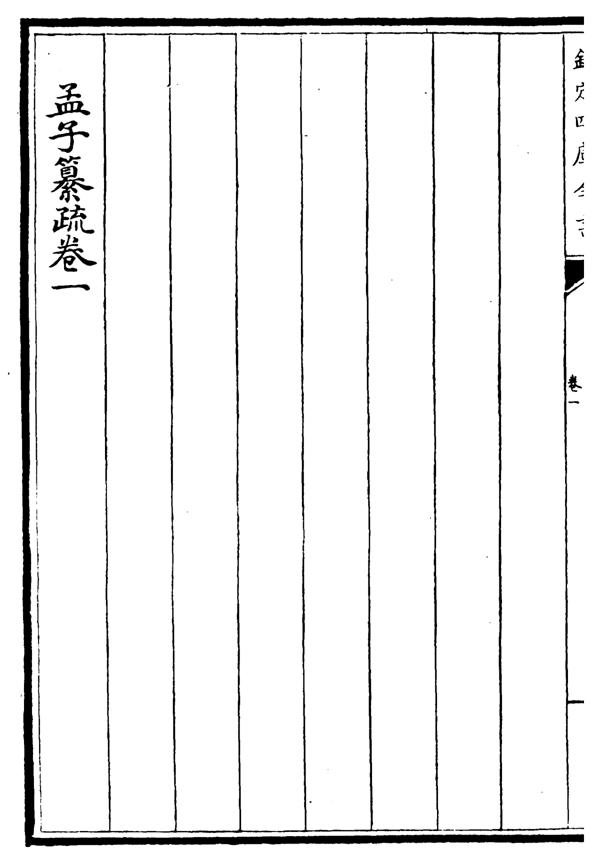
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輔氏曰楊氏之說本末具舉首尾該盡亦深得孟子之意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黄氏曰儒術之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而無實用故功利之說常易以求售於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

而儒術則皆實用也為功利者則曰兵可強國可富也然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為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為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亦不得安其生矣豈不謂之空言乎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其為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為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為功利之說以斷喪之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官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皆空言而無實用必待管商之術而後可以為國乎○輔氏曰集註所斷章指數語尤包括得意盡而深嘆孟子之精切與宣王之不悟熟讀而詳玩之尤使人慨然於世變之衰而聖賢之道不得行也



孟子纂疏卷一

孟子纂疏卷二

宋 趙順孫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内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愚謂管笙也籥簫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愚案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旌為王者斿車之所建也又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

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以和為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說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輔氏曰大宰九職以園囿毓草木數牧養蕃鳥獸今乃以囿為蕃育鳥獸之所何也觀此章所言及文王靈囿所有與衛獻公之射鴻于囿春秋之書築鹿囿則可知矣況說文又有養獸曰囿之訓乎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輔氏曰文王由方百里起不應有七十里之囿故疑其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傳謂古書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矣然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亦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輔氏曰芻謂取草者蕘謂取薪者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愚謂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關者蓋郊之門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鈎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輔氏曰此說足以盡仁人之心寬洪者仁之量也惻怛者仁之意也仁與物無對一視同仁自不見大小彊弱之異也豈復有較計之私哉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尤更說得仁字體用分曉蓋仁心本無間斷也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語録曰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知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不特是見得利害

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彊皆是道理合恁地○輔氏曰此説足以盡智者之用明義理謂明得吾心義理之原識時勢謂識得在外時勢之輕重唯其知得方能敬以循之是以大國或見侵陵而在我事之之禮自不敢廢若元不知則更論甚敢與不敢所謂不敢廢方始是知之極致也○又曰集註只言義理時勢而已若言利害便流於私欲只要就利避害更不顧義理當如何矣○永嘉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量度之明自知不能敵大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愚案獯鬻者匈奴之别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蔡氏曰案國語史記載越王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夫差欲與之

成子胥諫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進之嚭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後與范蠡深謀十年而竟滅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輔氏曰即程子所謂天專言之則道也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輔氏曰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事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語錄曰仁者與天為一智者順天所命與天為一㗳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

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輔氏曰自然合理仁之事也與天為一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智之事也與天為二故曰畏天

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語錄曰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輔氏曰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輔氏曰齊王惟其好勇故但欲辟土地朝秦楚爭地爭城以刈其人民而已故不能知事大之禮又不能行恤小之仁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愚謂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如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愚案密國在今寧州阮國在今涇州共阮地今有共池侵阮徂共蓋侵阮直至共之地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觧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輔氏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亶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輔氏曰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

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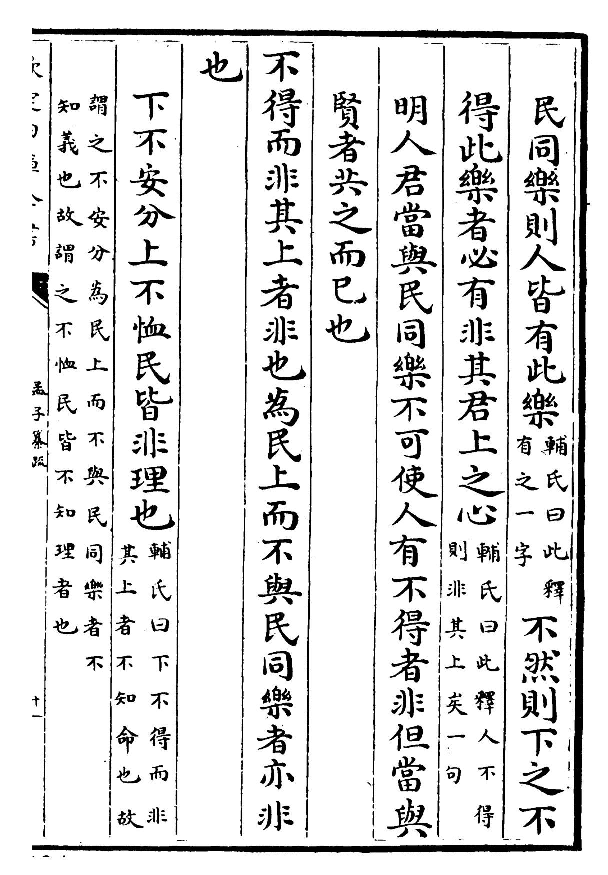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輔氏曰章旨之說語簡意盡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

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輔氏曰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怒乃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情則性之動也但所發有理義血氣之不同發於義理則為性情之正發於血氣則為人欲而不正耳理義血氣是乃天理人慾之分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宫離宫名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宫室之外故曰離宫言人君能與



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輔氏曰此釋有之一字）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輔氏曰此釋人不得則非非其上矣一句）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皆不知理者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亦以君之憂為憂如是則憂不以一已而以天下憂是則樂不以一已而以天下君以民之憂為憂而民樂皆不以已而以天下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然其懽忻愉怡痾痒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真氏曰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已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

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歛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愚謂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

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

王命也（輔氏曰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輔氏曰此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君縣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泝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輔氏曰舊說以亡為喪亡然此四弊相等不應樂酒之弊獨極言其喪國且下文但言荒亡之行耳亦未可便以為喪亡之亡也故集註創為此說當矣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令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輔氏曰出舍於郊則是欲行上文所謂循行郊野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法故下文即言興發倉廩以補不足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愚謂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招舜樂也輔氏曰韶樂盖極於和樂故取其名以見和樂之意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愚謂徵角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

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眞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輔氏曰尹氏之言平淡有味孰讀而詳玩之自有感發於人心而孟子之意亦無餘藴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漢時遺址尚在（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云）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輔氏曰此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毀去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愚案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至本朝屬鳳翔府蓋箭括嶺也岐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輔氏曰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是助法也及周禮則易而為徹聖人之於法度非有所不得已則不應變易之易助為徹雖不可知要必出於不得已若非斯民浸失先公後私之意則必田畯之官漸有急於公而緩於私之失故變其法雖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其以一分饒與民則又變狹而之寬因以寓厚民之意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

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輔氏曰關市譏而不征周禮則關市有征周公之意是必將以抑商賈而歸之農也及其弊也則有為暴之譏焉以此見變法易令之識非易事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輔氏曰澤梁不禁至周禮則[illegible]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取之以其時而已○永嘉陳氏曰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孥妻子也惡惡止

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輔氏曰先王以民為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養然於心腹腠理易於傷犯處尤當有以愛護之此又體仁之至而王政之本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托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愚案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愚謂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豳也愚案舜封后稷于邰

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始立國於豳之谷豳今邠州三水縣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真氏曰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愚案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大王是公劉之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愚謂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古亶父以名言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愚謂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

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眞氏曰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輔氏曰孟子對時君之言其所以充其善而格其非者乃陳善閉邪之事若夫就事論事則是後世不知學者之所爲淺暗拘滯徒以激其君而使之拒吾說耳若夫孟子之事則亦勉强做不得須是學到孟子地位能如他知言養氣然後自然有此等功用也至所謂豈不能堯舜其君則亦據理而言之耳其君之聽與不聽用與不用則不可得而必也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

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輔氏曰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以常情論之則雖若不可為故齊王言之則以為慊而又自以為疾恐不足行王道然以實理言之則是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知言之說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

好貨好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民同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為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豪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絶世之相反如此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容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豪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夫理而克其欲耳

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

輔氏曰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之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夫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

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

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

輔氏曰讀之者徒既其文而不究其實則亦不知夫其意之所在故又欲學者體之以心驗之以身眞有以見夫豪釐之辨同行異情之實與夫天理人欲界限之不可相入然後識孟子眞非曲學阿世之說而已之所以克去私意復歸於禮之端緒亦可得而黙諭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輔氏曰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以四境之内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舉也及此

而王不能荅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

有為可知矣輔氏曰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亦自知其曠職為可愧矣然知之非艱行之為艱使齊王沛然違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力行之則齊國其庶幾矣今乃不然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志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輔氏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内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輔氏曰謂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是也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輔氏曰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輔氏曰齊之為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之所宜有但所以為故國者則以其有世臣而非以其有喬木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輔氏曰故國不可無世臣人君不可無親臣今齊王之臣昨日所進而用之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雖親臣亦

無之矣況世臣乎舊說皆以親臣便為世臣故其辭膠轕不分晚集註始分為兩人然後其意明白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也蓋宣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擇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初也宣王資質亦明快易曉者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踈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踈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踈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因國人之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踈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踈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恱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

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輔氏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為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舉國之人皆以為然則其論公矣然世又有同俗而為衆所悦者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又必自察之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輔氏曰命有德討有罪二事相反而實相連故因論進退人才而併及於用刑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皆天理人情之至所謂天討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蔡氏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於此因以放之也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兇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語録曰賊仁之罪重

殘義之罪輕仁義都是心之天理仁是根本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不合宜便傷義似手足上傷損一般所傷者小猶可補○又曰傷敗彛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那紾兄之臂踰東家墻便是絶滅天理○輔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而言顛倒錯謬指見於事者而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滅絶天理則是殄閼其根本傷敗彛倫則是損害其枝葉此賊仁賊義之害又有輕重之不同也

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　輔氏曰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

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

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爲簒弒之罪也勉建陽人○輔氏曰此事自人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王氏下此數語所以著萬世爲人臣者之戒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宫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輔氏曰匠人爲

衆工人則工師乃衆工人之師故知其為長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愚謂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趙岐姑誤註為二十兩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

國家不如愛玉也輔氏曰人唯愛玉唯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狥私欲以為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輔氏曰德義則當責成於已遇否則當聽命於天

○齊人伐燕勝之

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輔氏曰伐燕實湣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者後世傳寫之訛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髪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為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豪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髪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

之而無愧哉才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愚謂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以竹為之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輔氏曰趙氏發明得人心天意為一之理亦明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蔡氏曰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愚案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蔡氏曰湯師之所往伐者則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

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執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

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
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
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
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

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葢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閧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閧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恤民故君

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廪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輔氏曰范氏說得君民相與之義甚明且曰穆公不能反已而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辭意深厚最宜詳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

滕國名愚案滕國在漢沛郡公邱縣東南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説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輔氏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

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國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覬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而苟免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愚案薛國即漢魯國薛縣與滕相密邇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輔氏曰勉強於其所當為者強為善之事也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期後世之必興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文集曰或請改義字作經字曰義便近權如或可以如此或可以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可易對權字說須改作經字○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法耳○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

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禮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輔氏曰楊氏二條說盡事理而後條尤有補於世教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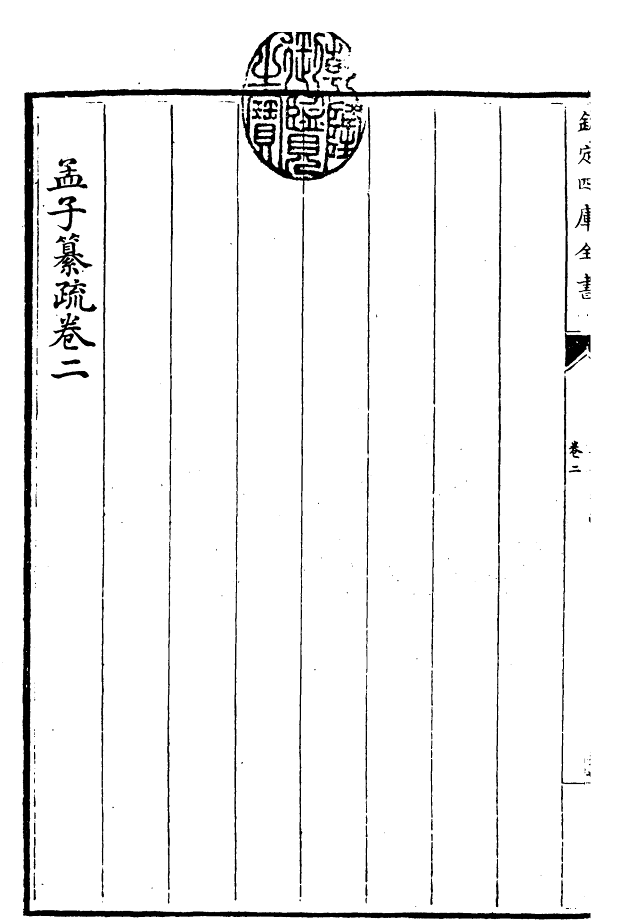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愚謂士爵卑而賤大夫爵尊而貴中庸曰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此祭鼎所以有三與五之異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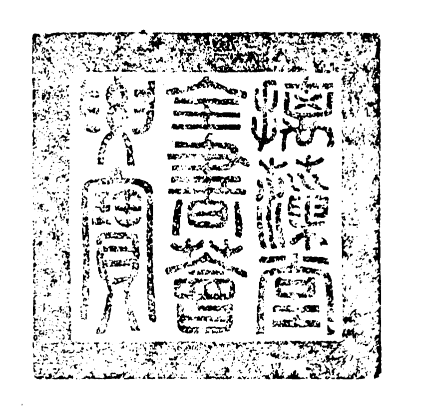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輔氏曰凡人之行止須有人使之尼之故人多歸咎其使尼之人然在君子觀之則其人之所以行所以止者固自有天命存焉實非是人之所能使所能尼也況孟子之出處實關時運之盛衰然則其所以不遇魯侯者又豈臧倉所能為哉○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輔氏曰章指之説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



孟子纂疏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　灝